

征稿: <海韻> 文藝副刊歡迎惠稿, 舉凡短篇小說, 散文, 現代詩歌, 古典詩詞, 曲藝雜談, 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 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 文長勿超過千五百字, 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 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 聯絡電話。

### 窗花裡的年味

李彩平

進了臘月, 天橋旁邊地攤上的貨, 都變成了散發著年味的物件。

鮮紅的福字貼、精美的剪紙、喜慶的年畫、各式字體的春聯、畫法迥異的門神、雅致多姿的中國結、或長或短的串燈籠及各種生掛掛件、紅包、福袋琳琅滿目, 讓人眼花繚亂。儘管天氣寒冷, 圍觀的人卻很多。

晚飯後, 我喜歡去逛逛這些地攤, 蹲在這個攤位看一會兒, 又到那個攤位端詳一番, 好喜歡紅彤彤的喜慶, 挑揀著買了一些。

回家後便開始比劃起來, 大紅福字貼在大門上, 配上老公寫的對聯, 年好像一下子就撞開了門扉, 撲入家中。兩串燈籠懸掛在門框的花格兩邊, 輕輕晃動, 陽光透過燈籠, 把紅光映在牆壁上, 滿屋喜氣洋洋。揭開一查窗花, 仔細端詳: 深紅、圓形、絨布, 中間馬的造型上, 一個大大的福字非常耀眼, 周圍一圈內容豐富, 有錢串子、金元寶、喜鵲、大白菜及「招財進寶」的字樣, 真是「手底功夫春正開, 魚蟲花鳥任憑裁」, 一張小小的剪紙上裹滿了人們對未來生活的美好期待。

望著這些剪紙, 小時候母親剪窗花的情景便浮現在眼前。

那時, 每年除夕下午, 母親忙完所有活計, 便坐在炕頭剪窗花。她是我們巷子有名的「巧巧」, 能畫能剪能繡。巷子裡好多人家過年的窗花, 都出自母親之手。為了提高效率, 趕上大家佈置房間, 母親用麵粉和成漿糊, 把事先剪好的窗花底稿貼在三層紅紙上, 點上煤油燈, 兩手捏住貼好的底稿, 對著煤油燈上的青煙熏

烤, 熏黑後揭下底稿, 底稿上鏤空的輪廓在紅紙的背面留下清晰的黑印。然後她便拿起剪刀開剪, 剪尖遊走處, 紙屑輕揚, 那「嚓嚓嚓」的細碎聲響, 與窗外的寒風應和著, 吟唱著人們對新年的期許。

我們圍在母親膝下, 看著她指尖翻飛。她邊剪邊唱著小曲: 「剪對喜鵲叫喳喳, 快把喜訊傳到家; 剪對鯉魚胖嘟嘟, 家家年年都有餘; 剪個小子白又胖, 再添娃娃子孫旺……」剪出來就遞給我們, 我們小心地展開, 鋪在掌心, 嘖嘖讚歎。母親指揮, 這張送給張嬸, 那張送給姨姨, 另一張送給李大媽……邊說邊用我們的課本夾好窗花, 遞到我們手上, 叮囑: 「可得拿好, 不要掉了!」

我們領命送窗花, 心雀躍得快跳出來了, 那份欣喜與激動也隨窗花送給了四鄰八捨。

送完窗花, 母親才領上我們給自家窗子上貼。我們幾個嘰嘰喳喳地討論哪張貼在哪个窗格上好看, 母親總是微微笑著聽我們爭議, 聽完後說: 「嗯, 這張大丫說得對, 喜鵲站在門楣上代表喜氣盈門, 應貼在臥室窗子中間; 那張三丫說得對, 魚戲蓮代表連年有餘, 應貼在灶房窗格上; 另一張二丫說得對, 雙柿圖代表事事如意, 應該貼在你奶奶的窗框上……」貼窗花的過程簡直就是一次審美教育課, 母親的機巧與疼愛也藏在了她親手剪出的溫柔裡。

窗花貼好, 年的滋味便從每個窗口漫出來, 滿屋子都是新春的暖意。

如今, 大街上窗花隨便買, 那份自己製作的愉悅與期待卻少了些。我把那張「馬年迎福」窗花貼上玻璃窗, 望著望著濕了眼眶。天堂的母親, 您在那邊一定還是自己剪窗花, 和外公外婆他們過著暖暖和和、快快樂樂的年吧。

### 寒梅競自開

陳光榮

「牆角數枝梅, 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 為有暗香來。」王安石的絕句, 道盡了臘梅凌寒獨放的清風傲骨。昨日, 我上班路過福州西湖的棧道, 那位于棧道旁的幾株梅花正昂首怒放, 在這萬木蕭瑟時, 這叫曲的枝幹上, 綴著點點粉紅的花, 帶著幾分倔強, 幾分從容, 仿如天地間際爛的詩行。

走近細觀, 那幾株梅枝黝黑如鐵, 疏橫虬勁, 皸裂的表皮裡藏著歲月的溝壑, 總在最冷的日子裡, 爆出星星點點的花苞, 有的已在綻放。

花瓣薄如蟬翼, 帶著蜜蠟般的溫潤光澤, 攏著細密的花蕊, 不似桃李那般招搖, 只把香氣藏在蕊裡, 風過處, 便絲絲縷縷地漫開來——那香, 不濃不烈, 卻帶著一種沁人心脾的清冽, 像摻了雪的月光, 直往人肺腑裡鑽。有孩童路過, 伸手想折一枝, 被老人喝住: 「這梅骨硬, 折不得, 得讓它在枝頭熬過冬, 等著春風來。」

雪寒霜欺, 梅不屈不撓倍加精神。細密的雪花軟軟落在花瓣上, 不壓垮它的纖細, 反倒襯得那點粉紅愈發麗亮。枝幹負著薄雪, 彎出優雅的弧度, 如同一位飽經滄桑的老者, 挨著猛烈霜雪依舊挺直腰桿。

此時, 湊近觀察, 會發現花瓣邊緣凝著細碎的冰碴, 那是與嚴寒較勁的痕跡, 卻絲毫損不了它的風骨錚錚。古人說「梅須遜雪三分白, 雪卻輸梅一段香」, 原來雪的清寂與梅的清芬, 本是寒冬裡相互成就的知己。

冬漸殘, 陽漸生, 臘梅的花瓣開始微微蜷曲, 把香氣釀得更醇厚了。枝頭已隱隱有新綠的嫩芽在醞釀, 彷彿這落梅的最後一縷香在為春天鋪路。蜜蜂早早俯著氣息而來, 在將謝的花間鑽動, 它們定是嗅出了春的消息。

這時候的臘梅, 少了幾分孤絕, 多了幾分溫潤, 像一位完成使命的信使, 把寒冬的堅守, 化作迎春的序曲。

尋常花木總盼著暖風和煦, 唯有臘梅, 偏選在最冷處扎根, 于絕境中開花。它不求人誇讚, 不向人炫耀, 寂寂向人間播撒清香, 恰如《菜根譚》所言: 「雪後觀梅, 霜前訪菊, 此是人間最勝游。」此刻, 我忽然明白, 這梅花想必是一種處世的智慧——于困頓中守住本心, 于寂寥裡散出芬芳, 方能在歲月的寒冬裡, 開出屬於自己的春天。

### 花開不止在春天

吳發獎

蘇軾在《寒食帖》裡寫下「也無風雨也無晴」, 想來是看透了時序的虛妄。世人總說春暖花繁, 把開花的機緣都押給春天, 卻忘了天地間本有別樣風骨——就像梅, 偏要逆著寒風抽芽, 頂著霜雪綻放, 用一身清氣告訴世人: 花開從不止在春天, 生命的綻放, 從來不受季節束縛。

小區院牆根下栽著幾株梅, 有紅有白, 還有幾枝臘梅, 平日裡不聲不響, 混在雜樹叢裡, 毫不起眼。春夏時, 桃李爭艷, 月季鬧枝, 它們就默默抽枝長葉, 葉片綠得紮實, 卻不爭一寸風頭。有人路過瞥見, 會隨口說句「這樹長得挺壯, 就是不開花」, 沒

人知道, 它們是在憋著勁, 等一場雪, 等一陣寒。

入了冬, 北風一緊, 草木都蔫了精神, 梅枝反倒醒了過來。先是枝頭上冒出米粒大的花苞, 青綠色的花萼緊緊裹著, 像攥著拳頭的倔強孩子。初雪下來時, 花苞就脹了些, 紅的透著胭脂色, 白的泛著玉光, 臘梅則是鵝黃點點, 藏在光禿禿的枝樞間, 不細看竟發現不了。

雪下得最大的那天, 我路過院牆根, 忽然聞到一股清冽的香。不是春花那種甜膩的香, 是帶著涼意、鑽人心脾的清, 像剛化開的山泉水, 又像浸了薄荷的清茶。抬頭一看, 滿枝的梅都開了。

紅梅頂著積雪, 花瓣上落著薄薄一層白, 紅得更艷, 艷得不俗; 白梅裹著雪沫, 素白花瓣托著金黃蕊, 乾淨得像沒染過塵; 臘梅最是含蓄, 花苞半開半合, 香氣卻最烈, 順著寒風飄得老遠, 勾著人忍不住多吸兩口。

雪越下越大, 花瓣上的雪積得厚了, 枝樞微微彎著腰, 卻沒一朵花肯低頭。風刮過枝頭, 花瓣輕輕晃, 雪沫簌簌往下掉, 落在地上, 融成一小片濕痕, 可那花依舊開得精神, 沒有一絲萎靡。它們不像春花那樣嬌嫩, 經不得風, 受不得凍, 反倒把風雪當成了養分, 越冷開得越盛, 越寒香得越濃。

想起古人說「梅具四德」, 初生為元, 開花為亨, 結子為利, 成熟為貞。這花的德行, 恰在不爭春。春有百花爭奇鬥艷, 它偏選寒冬, 不是矯情, 是自有主張。它知道, 真正的綻放, 從不是跟著時序起哄, 而是找準自己的節奏, 在該開的時候盡情舒展, 哪怕週遭都是寒意, 哪怕沒人喝彩。

就像這世間的事, 未必都要趕在「春天」裡做成。有人少年得志, 有人大器晚成; 有人順風順水, 有人逆水行舟。那些看似「不合時宜」的堅持, 那些在困境中不肯放棄的努力, 其實都是在積蓄力量, 等待屬於自己的「花期」。

風雪不是阻礙, 是考驗; 冷寂不是結局, 是鋪墊。

雪停了, 陽光出來, 梅枝上的雪慢慢融化, 花瓣更顯水靈。路過的人都停下腳步, 對著梅花拍照, 讚歎聲不絕。可梅依舊開得從容, 不因為喝彩而多開半分, 也不因為之前的冷寂而少香一縷。它只是按自己的節奏, 在寒冬裡完成一場綻放, 證明著花開不止在春天, 生命自有其韌性與章法。

原來, 真正的風骨, 是不隨波逐流, 是在屬於自己的時節裡, 盡情綻放; 真正的希望, 是無論身處何種境遇, 都能守住本心, 積蓄力量。就像這梅, 于寒冬中開花, 于風雪中留香。

盡哀榮。王麗揚學姐孝思純篤, 守制期間, 猶不忘慈善公益, 特獻捐菲幣貳萬元, 充作本會福利用途。仁風義舉, 殊堪欽式, 特藉報端, 予以表揚, 並申謝忱。

### 施躍雄丁母憂

菲律賓晉江深戶鎮同鄉聯合總會訊: 本會施副監事長躍雄伯賢昆玉令萱堂秀華夫人(東華), 不幸於二零二六年二月十六日在家鄉, 壽終內寢, 享年九十有二高齡, 寶婺星沉, 軫悼同深。現設靈於家鄉本宅, 擇訂於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時出殯。

本會聞耗, 經致電慰唁其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 並致唁函輓其花圈, 藉表哀思, 以盡鄉誼。

### 鄭榮興丁母憂

菲律賓晉江市羅山新塘靈源各鄉聯合會/總商會訊: 本會財政主任鄭榮興鄉賢令萱堂陳寶珠老孀人(晉江市羅山街道缺塘街龍祖厝), 不幸於二零二六年二月十九日(農曆正月初三日)上午九時零九分仙逝於故里, 享壽六十八齡, 寶婺星沉, 哀悼同深。現停柩於缺塘街龍祖厝, 擇訂於二月二十三日(農曆正月初七日)上午十時轉柩祖宅大厝舉行祭拜暨追思儀式, 隨即辭靈出殯進行火化。本會聞耗, 經馳唁電慰唁其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 以盡鄉誼。

節哀順變。本會及王來法理事長均向其致奠花圈, 藉表哀思, 以盡鄉誼。

### 鄭榮興丁母憂

菲律賓晉江市羅山中學校校友會訊: 本會鄭基金主任榮興學長令萱堂陳寶珠老孀人, 不幸於二零二六年二月十九日八齡, 寶婺星沉, 軫悼同深。現停柩於缺塘街龍祖厝, 擇訂於二月二十三日(農曆正月初七日)上午十時轉柩祖宅大厝舉行祭拜暨追思儀式, 隨即辭靈出殯進行火化。本會聞耗, 經馳唁電慰唁其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 並致奠花圈, 藉表哀思, 以盡鄉誼。

### 李治雅遺孀逝世

三友軸店訊: 故僑商李治雅老先生令先德配李府許太夫人謚麗真(祖籍惠安洛陽橋透)係僑商李准鈞, 倩齡, 蔽齡賢昆玉令萱堂, 於公元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日午夜十一時廿五分(子時)壽終內寢。距生於一九三〇年庚午五月廿二日吉時, 享壽積閱壹佰高齡, 寶婺沉光, 蓮花化生, 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亞冷頓殯儀館二樓Arlington memories chapel Resurecvion 1-3. Araneta Ave. 擇訂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三)上午八點在亞冷頓火化堂火化, 然後十一點半出殯安葬於巴蘭玉計馬尼拉紀念墓園。



文藝副刊

海韻

### 林佳鑫英鵬雨蒼松青樹苗捐柳山同鄉會福利金

旅菲晉江柳山同鄉會訊: 本鄉會林佳鑫鄉賢、林英鵬鄉賢、林文教主任兩蒼鄉賢、林松青鄉賢、林福利主任樹苗鄉賢令慈林府李燕容老夫人, 不幸於二零二六年二月十日(星期二)下午四時, 壽終內寢, 享壽八十有八高齡。寶婺星沉, 軫悼同深。出殯之日, 白馬素車, 極盡哀榮。林佳鑫、英鵬、雨蒼、松青、樹苗鄉賢

一向熱心社會公益, 關心本鄉會, 守制期間, 仍不忘行善, 特撥出菲幣伍萬元獻捐本鄉會充作福利基金。仁風義舉, 殊堪欽式, 特藉報端, 並申謝忱。

### 王麗揚捐羅山中學校友會

菲律賓晉江市羅山中學校校友會訊: 本會王監查主任麗揚學姐令萱堂王衙五代大母蔡招治老孀人, 不幸於二零二六年二月六日晚廿二時, 壽終正寢於家鄉新塘街杏田社區本宅, 享壽八十有三高齡, 寶婺星沉, 軫悼同深。出殯之日, 白馬素車, 飾終令典, 極

## 訃告

許良宣 (晉江龍泉)

逝世於二月十八日  
現停柩於 FUNERARIA NUESTRA SENORA DE SALVACION, Bonot, Legazpi City  
擇訂於二月廿六日上午九時出殯

李許麗真

(惠安洛陽橋透)

逝世於二月二十日  
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亞冷頓殯儀館二樓 Arlington memories chapel Resurecvion 1-3. Araneta Ave  
出殯於二月廿五日上午八時

矜鑒

中菲諸親戚友親臨參加送殯執紼行列, 賢婿黃遠茂、愛女錦蓮禮請大鼓吹參加送殯行列。高情隆誼, 歿存均感, 祇以哀痛之餘, 孝服在身, 未克一一登府叩謝, 謹藉報端, 聊申謝忱。

吳民民家屬泣啟

二〇二六年二月廿二日

## 謝啟

顯考四代大父吳府君諱民民(石獅市後垵村) 於二零二六年二月九日早五時五十一分, 壽終於崇仁醫院, 越二月十三日(星期五)上午十一時出殯, 火化於聖國聖樂堂。設靈期間, 叨蒙石獅市寶蓋鎮歸國華僑聯合會, 石獅市寶蓋鎮後垵村民委員會, 石獅市寶蓋鎮後垵村黨支部、僑委會, 石獅市寶蓋鎮後垵村老年協會, 石獅市金峰學校校董會, 石獅旅港後垵同鄉會。中華民國駐菲律賓代表處代表周民淦,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中國國民黨中央評委員 20-21 海外黨代表聯誼會會長, 菲華文經總會, 菲律賓讓德吳氏宗親總會, 菲律賓延陵吳氏宗親總會, 菲華工商總會, 菲律賓宋慶齡基金會, 菲律賓華僑善舉總會, 菲律賓中華總商會, 菲華青年服務團總團部, 菲律賓華僑協會, 華僑協會總會, 華僑協會菲律賓分會,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菲律賓力行社, 中呂宋嵩巖社, 描仁瑞拉廠商聯合會, 菲律賓賓膠工業聯合會, 亞龍計聯合設防會, 計順市菲華志願防火會, 僑中五九高山燈級友會, 中正學院高中 13 屆初中 14 屆級友聯誼會, 馬尼拉菲人區義診中心, 鐘順善壇, 北黎刺育仁中學, 菲律賓中醫師公會, Christian Bible Church of the Philippines, SGIG Manila Bodies A & ASR, Manila Kasilawan 77, 旅菲金峰同鄉會等有關團體代表暨廠商行號、中港台菲諸親戚友惠賜輓聯、花圈、彩幛、或函電慰唁、或躬臨弔奠、或襄理飾終事宜。出殯前夕, 復蒙菲律賓讓德吳氏宗親總會, 菲華文經總會, 菲律賓塑膠工業聯合會, 亞龍計聯合設防會, 計順市菲華志願防火會, 旅菲金峰同鄉會分別在靈前舉行獻花致奠禮。鐘順善壇諸善友在靈前行鞠躬禮告別式。出殯之日, 再蒙